

何楚舞◎著

我 的 抗 美 援 朝

尖刀连连长再现鲜为人知的战场秘闻
带你逼近战史未公开披露的真相
THE KOREAN WAR

各国政要、军事统帅，就连麦克阿瑟手下的指挥官都未发现的一支志愿军游击队，穿插于崇山峻岭，无补给、无后勤，单兵作战，冰雪、炒面，汉阳造、手榴弹，让美王牌军心惊胆寒！



人民日報出版社

譜舞◎著 人民出版社

我的抗美援朝

何楚舞◎著

THE KOREAN WAR

紅旗出版社

出版日:1994-1-1 庫號:9781305105512

ISBN:9787501010551

定价:25.00元

印次:D. VI

开本:16开

中图分类号:K253.5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的抗美援朝 / 何楚舞著 . -- 北京 : 人民日报出版社 , 2016.5

ISBN 978-7-5115-3992-2

I . ①我… II . ①何…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30546 号

书 名：我的抗美援朝

作 者：何楚舞

出 版 人：董 伟

责 任 编辑：郭晓飞

特 约 编辑：杨新城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 政 编 码：100733

发 行 热 线：(010) 65369509 65369527 65369846 65363528

邮 购 热 线：(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 辑 热 线：(010) 65363524

网 址：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新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310 千字

印 张：17.5

印 次：2016 年 9 月 第 1 版 2016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5-3992-2

定 价：38.00 元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 chapter |

惨烈！单衣雪地作战，掰不开的石头和尸体

战士没有转身，甚至没有回声，仍趴在原地。

陈子忠意识到不妙，单薄的胶皮鞋传递到脚上的不是肉体的震颤，硬邦邦的，如同踢在了铁板上。他脸色骤变，蹲下身撩起战士的衣领，把手塞进后背，手指传来冰冷的刺痛，比他的手还冷。他趴在战士身边，看见战士的眉头、脸上挂满了白霜，鼻子里塞满了冰，脸色灰白，人早已停止了呼吸。

牺牲的战士身上覆盖了寒霜凝结成的冰花，如同漫天飞舞的雪白丧花。

“排长！”峡谷里传出悲怆的呼唤。

陈子忠跑过去，看见狂风堆积的雪谷里十几具志愿军战士的尸体。尸体没有致命的枪伤，所有人都被活活冻死，他们像是一尊尊威严的雕像，至死仍保持着卧倒射击的姿态。穿着单薄的秋季军装、解放橡胶鞋，其中几名战士由于长时间趴在冰冷的地面上，腹部牢牢粘在地面，搬都搬不动，清理阵地的韩国士兵用工兵铲砍断他们的身体，内脏、肠子、断肢扬得到处都是。

1/ 大肚英豪 1

2/ 强渡冰河 6

3/ 都是倔脾气 12

4/ 火里生，弹坑埋 22

5/ 宿敌新战友 26

6/ 穿红绸的媳妇 34

第二章 | chapter |

震惊！尖刀连突现，王牌军将领眼里充满了惊愕

陈子忠和战友们几乎被冻成了冰棍，他们天天盼下大雪，一来下雪天暖和，二来可以避开美军侦察机。穿着单薄的衣裤藏在雪窝子里比顶着狂风冲锋还遭罪，体温融化了身边周围的雪，冻成冰片贴紧肉皮，动一下响一声，冰片像蜕皮般脱落。

密集的枪炮声是最直接的信号，陈子忠最直接的命令是一枪撂倒了靠前的土军哨兵，几十名游击战士狡猾般从深雪中跃出，以豹子猎食的姿态发起冲锋。

风停了，雪落无声，几十双解放胶鞋战鼓般擂动旷野。

1/ 第一枪 39

2/ 罪名杀俘 47

3/ 自杀式攻击 52

4/ 土耳其式幽默 58

第三章 | chapter |

血战！汉阳造、手榴弹死磕巴顿式坦克和火炮

路基下藏身的丁儒刚连续派出几名爆破手，眨眼间全部牺牲。第一名爆破手刚露头便被坦克机枪击中；第二名爆破手受伤后躲闪不及被坦克碾成肉饼；第三名爆破手把爆破筒塞进坦克履带，坦克却将爆破筒甩了出去；两名战士爬上公路，身影在火光中闪动，一发炮弹迎面砸下，两名战士闹鬼般消失了……

爆破小组携带的爆破器材不多，丁儒刚带着名爆破手发起最后的冲锋，爆破手的两条腿同时被隐藏坦克后面的英军士兵击中。这些英军士兵是来自复枪营的老兵，经历过二战的洗礼，心理素质稳定，枪法极准。新兵怕炮，老兵怕神枪，这话不假。丁儒刚肩头中枪，鲜血呼呼上窜，半个身子染得猩红。

联合国军从阻击火力判断游击队人数不多，胆子顿时大了，派出步兵向爆破小组反扑。怀抱着两颗反坦克手榴弹的战士拖着长长的血迹向坦克爬去，四名英军士兵想活捉他，躬身靠近时他竟然站了起来，展开臂膀迎了过去，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

1/ 那一夜的酒情 65

2/ 七号公路 76

3/ 神经战 85

4/ 史蒂文森特遣队 95

第四章 | chapter |

突袭！刺刀见红，血肉横飞中拿下汶城

汶城内外火光冲天的时候，几十里外的志愿军某师一改昼伏夜行的行军惯例，丢掉身上用于伪装的枝条，在没有防空武器掩护的情况下全速前进。浩浩荡荡的队伍横刀跃马地在公路上疾行，脑袋上顶着六架狂轰滥炸的美军战斗机。

炸弹砸进人群，红光一闪，罩在中间的人嗖地没了影子，近处的人被气浪抛向天空，但队伍没有停下的迹象，没有一个战士回头，或者蹲在地上泣不成声，指着飞机跳脚骂娘。大地被炸弹震得乱颤，他们的心跟着发疯似的疼，但他们不能停，铁的纪律根深蒂固，他们不敢停，怕完不成任务对不起那些连骨头渣子都没剩下的战友。

1/ 醉卧沙场 103

2/ 煮肉大战 115

第五章 | chapter |

凶悍！横刀立马，顶住美特遣队1小时内7次猛攻

机枪子弹刮风般泼了过去，十几名美军和混在士兵中的督战队军官如同腐败的稻草在狂风中倒下。美军进攻顿时受挫，游击队战士顺势进入山林。吴小毛压低了身子，朝另一个方向狂奔，嗖嗖的子弹在身后穷追不舍。那个方向是一处绝壁。战士们猛跑一阵，回头瞭望，再跑再回头，他们恨不得把手里的枪抛给吴小毛，让他百发百中的枪法击溃美军，狂奔着回到他们身边，在泪花笑骂声中，露出淡淡的微笑，像往常那样，蹲在地上一根接一根抽烟，猛咳。

那个蹲在地上抽烟、猛咳的人就要永远永远离开他们了。陈子忠亲眼看见手雷爆炸时的冲天火光，一个单薄的身体在火光中飞向空中，坠入悬崖，他的身体像被撕成了碎片。

- 1/ 夜吻 124
- 2/ 鏘战观察所 139
- 3/ 中美精锐大碰撞 155
- 4/ 百里回马枪 168

第六章 | chapter |

英勇！阿玛尼逃出死亡线，志愿军的腿被炸上了天

牛金宝急了，点出了几个战士的名字，回去找她们，走到半路看见了顶着包裹，牵着家畜的妇女们，也看见了美军战斗机。战斗机飞得很低，眨眼就到了跟前，战士们把画在机头的鲨鱼嘴看得真真的。“跑哇！”牛金宝单膝跪地，把波波沙冲锋枪顶在肩头，朝着轰炸机射出了一串子弹。

浓烟滚滚，天晃地摇，战士们扭头大喊“班长”，背上的妇女嘴里还念叨着“我的牛，我的牛”，这时一支血淋淋的断腿从天上掉下来，妇女吓傻了，一把捂住嘴。一名战士捡起断腿，揣进怀里，边哭边跑，不小心摔了个跟头，人和背上的妇女摔倒在地，断腿也从怀里摔了出来，战士抹把泪，把断腿塞到妇女手里，扛起她往回跑，妇女呀的一声，手抖眼也抖，可断腿不敢丢，就那么血淋淋地握着。

1/ 拳拳爱国心 179

2/ 蚊蝇战术 189

3/ 大轰炸 203

第七章 | chapter |

悲壮！最后一仗，战场点名只有6人生还

陈子忠怔了，他更想知道有多少战友活下来了，于是他开始点名。他首先点出悲壮凄凉的吼声在硝烟弥漫的阵地上空激荡：“葛胜！丁儒刚！苏浩然！何大力！……”没有人应声，连一声垂死的呻吟都没有。

陈子忠笑了，眼泪哗哗直流，他仍在点名：“吴小毛，青面兽，侯疯子，金大鑫，牛金宝……”

陈子忠把游击队所有指战员的名字都点了一遍，最后戳着自己的胸口说：“陈子忠……志愿军游击队第三分队、第二游击队分队的人都在这儿啦。”

1/ 独臂悍将 210

2/ 血染金达莱 222

3/ 我们是英雄 228

第八章 | chapter |

慨叹！再相逢，昔日仇敌今握手

进门时，史蒂文森笑了，他看到门框上贴的一副对联，上联是：黄肤蓝睛提战马歌昨日铁马冰河，下联是：银发豁齿驾长鹰叹今朝长河落日，横批赫然写着：恭迎死敌。字写得遒劲洒脱，苍凉中透出股刚烈。写这副对联时葛红缨强烈反对写这样的横批，史蒂文森却很受用，他觉得能被陈子忠称之为死敌是一种荣耀。

1/ 枪火散尽 236

2/ 杯酒缔佳缘 240

3/ 烈士暮年 249

4/ 倔脾气永垂 256

后序 | epilogue | 261

编后记 | afterword | 263

附 | attached | 266



不就是想亮亮胆吗？你真想打个翻身仗，那就打个漂亮的翻身仗！

陈子忠大笑着，冲着徐凯喊道：“徐凯，你真够意思，我让你吃点苦头，你

还敢这样对我。我让你吃点苦头，你还不服气，那就再打一下，我让你吃点苦头，你

第一章 | chapter |

惨烈！单衣雪地作战，掰不开的石头和尸体

1 / 大肚英豪

“上午好，‘共军’先生们。美利坚合众国对你们毫无敌意……真诚邀请你们加入正义的联合国军，和我们共同捍卫和平……救救自己吧，你们将会得到金条、美元、农场……”

美军阵地的大喇叭像是豁齿瞎眼的癞皮狗，被子弹咬了十几个窟窿，上面还镶块黄铜弹皮，娇媚的女性声音还能传出几百米远。

“你娘！”

滚雷般的怒骂横贯天际，娇媚声调戛然而止，大喇叭继而传出刺耳的吱扭声。

对面的志愿军阵地哄笑四起。

一只美式钢盔随着怒骂飞出，咣地撞上三十几米外的 1944 式苏制步骑枪，上面的枪刺洞穿了美军士兵的尸体，钉入冻土足有半尺。

“放下武器，你们可以尽情享用牛肉罐头儿、面包、奶油、水果沙拉……”

两声怒骂后又是两只钢盔嗖嗖飞出，赫然落在数米开外。

陈子忠骂累了，把最后一只青色钢盔放在腿间夹紧，从里面挖出白得刺眼的沙粒雪，手一扬，指间便挤出串吱嘎。

尖刀连连长徐凯蹲在他面前就餐：“老陈，你就那么饿？为了吃口雪，能让枪子追出两里地，再犯纪律我就、就……老子饿死你！”

陈子忠龇牙憨笑，转身护住钢盔吃起了独食。徐凯说美军在搞心理战，他没

心情琢磨心理战是个啥门道，天刚蒙蒙亮胃就饿得直抽筋，吃了四钢盔雪还是无济于事。

陈子忠的口袋里塞着两张美军飞机撒的传单，上面的字比他写得还丑，还画了两个穿渔网的女人，他留着揩屁股。

战斗持续到第五天，前两天战士们一把炒面一把雪，第三天只能吃雪，现在阵地上的雪被炸成了稀泥，吃远处的雪得拿命换。

主阵地像害了癞子头，沟壑纵横，弹坑连着弹坑，焦的、碎的、烧得流油的尸体丢得到处都是。朝鲜盖马高原的冬季滴水成冰，要是在盛夏，尸体腐烂引来的苍蝇恐怕会遮了日头。左翼阵地更加惨烈，斑斑血迹浸泡着被美军炮弹犁松的阵地，所有掘开式工事全部报废，一人多高的交通沟，现在连膝盖都遮不住，子弹吱吱钻进成堆的树石粉末炮弹皮里，牺牲的战士倒下很快便被尘土掩埋。

美军在白天撒野，轰隆隆的野马轰炸机来来回回下蛋，侦察机飞得比鸟还低，不留神能掀掉帽子，步兵也能组织起像模像样的进攻，可到了晚上就拉稀，做贼一般，听见冲锋号就撤退。

徐凯使劲挖耳朵：“美国鬼子都是财迷，抢了东家抢西家，捡个铜壶当金疙瘩，屁股帘子似的挂在腚后面。以前我见过一个美国女人，说咱中国历史悠久，喜欢研究方块字，总说带着美国味的京腔，跟大喇叭里的娘们一个德行，还他妈牛肉罐头儿。”

陈子忠被“牛肉罐头”撩拨得两眼放绿光，紧咬后槽牙吞口水，肚里咕噜噜山响。

“老陈！你可是排长！”徐凯黑着脸吼他。

大喇叭反复重复着面包和罐头，于是咕噜声更巨。陈子忠猛地把头盔拍在头上，抓起枪向前匍匐，看模样竟是要冲锋，被徐凯拖住右脚。

徐凯死抱着不放，陈子忠奋力向前，面红耳赤的两人顿时僵住。头盔里融化的雪水在被枪火熏黑的脸上冲出两道沟，聚到嘴角，陈子忠恶狠狠地舔了舔。

炮击再次开始，炸药味呛得肺疼，声浪震得耳根出血，烟雾久久不散，太阳只显出淡黄色的轮廓。战士们以为新一轮进攻即将开始，美军却忽然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撤出阵地。尖刀连冲杀一阵收获甚微，美军熟悉志愿军的礼拜攻势，撤退前把带不走的物资炸得一干二净。

陈子忠站在美军阵地上举着罐头盒，大口吞咽口水，里面有一小块蘸着黄油的面包，他饿疯了，可又不想吃狗剩。一架运输机在阵地上兜圈子，还在昏头涨脑地空投。降落伞有八床被面大，鸡蛋挂在上面都摔不破。

白花花的降落伞漫天飞，在陈子忠眼里变成了白面馍馍，明晃晃、香喷喷冒着热气。

风太大，空投物资被吹进山洼，陈子忠撒开脚丫子猛追，徐凯喝不住他，鸣枪也不顶用。

冲进山洼的陈子忠放弃了落进雪窝子的物资，他发现山洼里藏着个小型机场，停着三架来不及撤退的侦察机。

几名留守的美军士兵发现了他，子弹刮风一般泼过去。陈子忠左右翻腾，扬起三四米高的雪幕，美军大兵看花了眼，射击失了准头，陈子忠的子弹却从雪幕中射出，颗颗不落空，眨眼缴获了三架飞机。

忘了饥饿的陈子忠在雪地里撒欢打滚，喊声传出几里远：“老子缴获了花皮大馒头！”

尖刀连的指导员、副连长在刚结束的恶战中牺牲，副指导员、2排排长重伤，各班骨干损失过半。连队来不及休整便接到上级命令，凌晨分两路出发，3排排长陈子忠率3排抄近路，插过敌占区，支援兄弟部队，徐凯率包括轻伤员在内的余部经较远的安全地域支援。带不走的物资可以敞开肚皮吃，缴获的三架飞机却是大麻烦，丢了舍不得，带走又没人会驾驶，正在犯愁，两架B-29轰炸机冲出云层，炸毁了飞机。

“他娘的，大鸡吃小鸡！”

陈子忠面前的三个弹药箱里堆满饼干、罐头和沉甸甸的水壶，足以撑倒五条壮汉。

陈子忠吃得满嘴流油，手里的枪刺既是开罐器也是筷子。

徐凯走过去踢他屁股：“首长说了，武松醉打蒋门神，陈大胆贪嘴缴飞机，让我给你摆一桌，管饱，管够。”

陈子忠把嘴唇吸出响：“再整瓶66度的老白干就更舒坦啦。”

“咋不让首长给你发个媳妇！”徐凯用脚尖拨拉地上的空罐头盒，一共十七个，“陈大胆，都是爹生娘养，你咋那么能吃？”

“挪挪窝，吃一盆。咱是属骆驼的，现在多吃点儿，攒着以后用。”

陈子忠站起身拍拍隆起的肚皮，换个位置蹲下继续风卷残云。

陈子忠有十几个叫得响的绰号，首长叫他陈大山人，战士们叫他陈大胆，东北的胡子叫他陈老虎，庆功宴上叫他陈大肚皮……

“一个馍能挺三天，一筐馍也吞得下。”陈子忠的橡皮肚让他出了大名，也

遭了大罪。他出生在入不敷出的农民家庭，小时候经常饿得呼天喊地。别人饿久了饭量变小，他越饿胃口越大，据说那副鬼见愁的大肚囊就是那会儿饿出来的。六岁那年他翻上邻居的房顶，把晾晒的野猪肉干吃了个精光，正在意犹未尽吧嗒嘴时被抓了个正着。邻居是个满族老人，年轻时家境殷实，请了精熟拳脚棍棒的教头学练武艺，兼带着玩虫逗鸟，几年后祖业挥霍一空，无奈身无长技，狠狠心做了镖师。访少林、拜武当，老人练就一身真本事，后因失手打死欺男霸女的伪满洲国警察藏身小村庄，整日打猎种菜，日子倒也悠闲。老人舍不得打孩子，说只许吃不许藏，把兜里的肉干掏出来。陈子忠说没藏，都吃了，老人不信，房顶至少晾晒了五斤野猪肉，六岁孩子吃不光。陈子忠梗脖子，说吃了就是吃了，脑袋掉了碗大疤。老人被逗笑了，说明天你再来，我给你三斤野猪肉干，只要吃得下，不闹病，以后我管你的饭。陈子忠说现在吧，我还没吃饱，于是他当着猎户的面又吞下三斤牛肉干。

陈子忠聪明却不要滑，浓眉大眼，骨架大，比十岁孩子的个子还高，老人打心眼里喜欢他，有机会便带着他到山林里打猎。老人年轻时常和满清贵族在亚布力的皇家猎场打围子，对擒虎捉狼了如指掌，挖陷阱、下绳套更不在话下。那年刚过冬至，两人在森林里遇到了三尺长的猞猁王，陈子忠端着木柄钢叉就冲过去了，亏得老人手脚麻利，弩弓遥射惊跑了猞猁。这件事后老人决心传他武艺，陈子忠倒头便拜，不认师傅认干爹，把无儿无女的老人乐得山羊胡乱颤。

十年后的陈子忠面如重枣，眉目高鼓，宽鼻阔口，加之身高体壮，颇有几分关二爷的神采，勾得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远远见他便甩肩膀扭屁股。十年苦练造就了他一身铜皮铁骨，以及那可拔山扛鼎的气力和捷如猿猱的身姿，死在他手里的豺狼山猫不下百只。

陈子忠穿衣费布，吃粮费米，成年后饭量更是一发不可收拾。那年中秋节，陈子忠把老人请到家里，老人多喝了几盅，想试试他胃口到底有多大，便杀了二十斤的野羊，烧给他吃，他不蘸盐巴不蘸酱，一会儿的工夫吃得只剩下两条羊后腿。他抹抹嘴把羊腿递给老人，说当儿就得孝敬爹，说完倒头就睡。老人担心他撑着，不让他睡，他说才吃了五分饱。

后来村子遭了日本鬼子，老人和家里人被害，他用铡刀砍死四个鬼子，背着瞎眼老娘闯了出去。一路上翻山越岭，夜行晓宿，用野果、山泉水充饥，三天后混进百里外的县城时，娘俩早饿得天旋地转。陈子忠跨进一个饭馆给老娘要吃喝。饭馆被山上的一伙胡子占着，食客早被吓跑了，胡子们敬他孝顺，给了盘红烧肘子，

他服侍老娘吃饱，也不用筷子，抓起肘子连骨头都嚼碎吞了。生猛的吃相勾起了胡子的好奇心，吩咐饭馆老板，能吃多少上多少，不料他一口气吃了六盘红烧肘子，顺带着灌了一坛子汾酒，气不长出脸不红。

胡子们如获至宝，逼他上山见大当家。大当家压东洋胖得压倒炕，壮得像座钟，此人有个怪癖，不喜舞刀弄棒，专爱和人较量肚囊。较量的方式别具一格，吃一碗肉小喽啰朝两尺高的金漆木桶丢碗肉，喝一坛酒朝木桶里倒坛酒。

两人各自占了一张八仙桌，压东洋龇牙咧嘴，满脸恶相，陈子忠笑容可掬，拱拱手说了句大当家的嘴下留情。

压东洋咕咚咚喝酒，吧嗒吧唧肉，腮帮子横甩，吃得山呼海啸，目怒耳赤。陈子忠却不同，吧嗒嘴却不惹人烦，像潮声阵阵，灌酒带吆喝，声声震耳欲聋，这顿饭让他吃得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外人硬是瞧不出一点儿落魄穷酸相，倒像是大将军独迎百万敌。

两个时辰后，压东洋的木桶酒食不足一半，陈子忠的桶里酒肉四溢，他却连趟茅房都没跑。

有生以来，陈子忠第一次吃了个滚瓜肚圆。

压东洋输得心服口服，一心想留下陈子忠，还动了结义的念头。陈子忠报仇心切，想杀鬼子，但压东洋打鬼子，也骚扰平民，闹得附近村庄鸡飞狗跳，他心肠软，做不得欺负老实人的事，便婉言谢绝了压东洋。压东洋不愿用强，指灯为誓，讲明绺子永远有他一把交椅。陈子忠被枪逼上山，骑着高头大马被客客气气送下山，途中遇到了一大一小两头黑熊，护送的胡子拔枪要打，他豪气灌顶，抢了胡子的大砍刀迎上去，三五刀砍翻两头熊，剥熊掌挖熊胆剥熊皮让胡子们带回去给压东洋，熊肉自己带上了。陈子忠杀熊如杀鸡，剥皮更是游刃有余，胡子们看得目瞪口呆，心里又生了几分敬惧。

回到县城，陈子忠背着老娘继续向南逃难，上演了野战军有名的“划地抢馍”。

徐凯和三名抗联战士背着装满白面馍的布袋返回老白山密营，冷不防林子蹿出条豹子般的汉子，用手腕粗的枝杈拦路划界，既不抢钱也不索命，每人只要交十个白面馍馍便可通过。抗联战士以为遇到了胡子，问他是哪个绺子的，大当家是谁，陈子忠答不上来，直嚷嚷要馍。徐凯见他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穷苦人，邀他加入抗联，陈子忠饿得心慌，只要吃馍。徐凯把装满白面馍的布口袋丢过去，陈子忠先往怀里塞了几个，接着如狼似虎地吞食，眨眼间十几个碗大的馍吞进肚里。抗联日子苦，白面馍是个稀罕物，战士们心疼馍，上前拦他，被他全部放倒，叠

罗汉般堆在地上，一屁股坐在上面，嘴里仍是不停。战士们怒骂痛呼，徐凯却笑了，跟他解释抗联和胡子不同，不欺负百姓，只杀鬼子，是穷人的队伍。陈子忠不信，说压东洋杀鬼子，也祸害百姓。徐凯拍着枪说，你见过哪个山头的胡子让人拦住抢馍，连枪也不摸？陈子忠顿时醒悟，背老娘上了白头山，加入了抗日联军。

几年后压东洋死于非命，二当家侯疯子坐了正位，那会儿陈子忠已经在抗联混出名堂，单枪匹马带着一副空肚囊上山，又是一顿吃喝后收服一百二十多号胡子，从抗日到打蒋军没有一个逃跑反水，侯疯子则自愿在他手下做了班长。

2/ 强渡冰河

“脱！”

五十二条汉子赤裸裸截成两排，任由寒风抽打黑瘦的身体，直挺挺的脊梁如同宁折不弯的军旗，撑起月白雪白的旷野。

汉子们清一水的古铜色皮肤，看似波澜不惊，举手伸臂便有铁疙瘩般的肌肉凸起，手上磨得发亮的老茧更是挑衅似的扎人眼。

五十二条汉子，尖刀连3排的五十二名战士。

炊事员老刘抱着深绿色的铁皮罐子，边走边从铁皮罐子里掏出核桃大的牛油放到战士们手心。长方形铁皮罐子上面印着白色五星和一行英文字母，是地道的美国军用物资。尖刀连缴获的物资中食品居多，毛毯和军大衣寥寥无几，陈子忠不要毛毯，抱走了一桶牛油。

陈子忠打心里厌恶美式军用毛毯，他曾看见丢枪弃弹的韩国士兵把自己裹在毛毯里从山坡往下翻滚，球一样，逃得屁滚尿流。他不想让战士们沾上球一样的晦气，况且两条毛毯不能让所有的战士取暖。

冻成红紫色的身体涂遍牛油，战士们反穿军装，露出白色的衬里，人雪一色。战士们抑制着在寒风中打战的身体，不紧不慢地穿着军装，似乎早一秒穿上便比别人矮了半头。

单薄的军装和这层牛油是仅有的越冬棉衣，入朝作战以来野战医院忙得翻天覆地，冻伤导致的减员占官兵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其他连队通常配备着三八大盖、黄油枪、汤姆逊几种不同的武器，3排则不同，战士们统一装备着锃亮的苏制步骑枪，透着股傲气，腰间的干粮袋也区别于其他